

谈《金瓶梅》崇祯本

顾 青

《金瓶梅》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词话本、崇祯本和张竹坡评本。此外，历代学者对流传于明代后期的各种《金瓶梅》手抄本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与最受关注、争论最大的《金瓶梅》作者和成书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可惜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本明末抄本《金瓶梅》。本文要探讨的仅是有关《金瓶梅》崇祯本的一些问题。^①

现存完整的崇祯本主要有四种：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马廉藏本，半叶十行二十二字。上海图书馆藏本与之相同。下简称“北大本。”^②二、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原盐谷温氏藏本，也是半叶十行二十二字。下简称“天理本。”^③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半叶十一行二十八字。与之相同的有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原长泽规矩也藏本。下简称“内阁本。”^④四、首都图书馆藏原孔德学校藏本，也是半叶十一行二十八字。下简称“首图本。”^⑤在上述四种版本中，天理本和北大本虽然行数、字数相同，但确系两种不同刻本，这已不成问题^⑥。但对内阁本和首图本的关系，人们却论述不多，仍存有一些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怀疑首图本是内阁本的“同版再刷。”^⑦另外，对于崇祯本的刊刻时间、先后次序等也有一些不同意见。笔者由于工作需要，有幸见到北大本和内阁本的影印本及首图本，下面就上述一些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首图本一百回，二十卷，每卷五回，按卷另页；正文半叶十一行二十八字；书口顶端题“金瓶梅”三字，无鱼尾，中央编上为卷数、回数，下面是页数，按卷计页。首图本有如下几条突出的特点：

一、有若干条既不见于内阁本，也不见于北大本的夹评。我们知道，内阁本和北大本都有评语，包括刻于天头的眉批和刻于行间的夹批。但首图本相对上两本而言，评语则少得多，而且都是夹批，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上两本的夹批相同，但也有一些是不见于上两本的，这或许是首图本最有价值的东西了。如第一回第十四页A面，在“一五一十，说来就象亲见一般”旁有夹批曰：“小人媚世，往往如此。”而北大本和内阁本此句旁无批。关于首图本的这一特色，刘辉先生有专文论述^⑧。需要指出的是，刘辉先生只是指出了首图本不同于北大本的评语，而没有与内阁本相比较。事实上，这三个本子的评语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⑨，只有把各本的评语逐条比较，才能较为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

二、首图本的第一百零一幅图的背后，有一段“回道人题”的文字，这也是为首图本所独有的。这个问题下文将详细论述，此处不作赘言了。

三、首图本与其它各崇祯本相比，刊刻得较为粗糙。它的字体前后并不统一，除前几回刻得较规整以外，大部分刻得相当草率，出现了一些简体字：重文也用符号来表示，如“营乚”，“逐乚”、“急乚巴乚”等等，同一行中字有大有小，方扁不一，甚至同一页中字体明显不同，并出现了一些软体字，如第十九回三十九页至四十页B面，第四十八回二十六页B面等。首图本卷前有图，但刻得很拙劣，线条僵硬，人体也不合比例。所以，首图本的刊刻质量是比不上其它崇祯本的。

那么，首图本与内阁本是什么关系呢？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首图本和内阁本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的。

首图本的概况上文已有所介绍。内阁本与首图本除行数、字数一样外，也是五回一卷，共一百回二十卷，按卷另页、计页码、书口的刊刻情况也完全相同，而且每卷每回的起止间隔、引诗词曲的格式也一般无二，甚至两本的字体、尤其是首图本前几回的字体与内阁本极为近似。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些细节：

内阁本书口上的回数一律刻于卷数的右下方，字略小。当装订时折起中缝后，回数就只见于每页的A面上；首图本的回数也是这样刻法。而大多数的古籍的回数都是刻在中心线上，互见于A、B两面的。

《金瓶梅》第二十回末有诗曰：“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去伴妻眠。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内阁本漏刻最后一句，而首图本也恰缺此句。

内阁本第十五回末页、亦即第三卷末页左下角有“三卷终”三字；首图本的同页同位置也有同样字样，两者字体酷肖，大小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内阁本卷末的“×卷终”并不都置于左下角，也并不是每卷末都有这样的说明的。

内阁本第十六回首页的右侧框外有“十八”的标号，这是刻工的记号，有趣的是，首图本同页同位置恰恰也有“十八”的标号，且字体，大小全同。

以上这些细节的相同，决非首图本与内阁本偶然的巧合，而只有在一书翻刻另一书时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认为，首图本与内阁本之间是翻刻与被翻刻的关系。那么，谁是底本，谁是翻刻本呢？我们认为，首图本是内阁本的翻刻本。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内阁本刊刻得较为精美，首图本较为粗糙。因为翻刻本的刊刻也很可能比底本更下功夫，更漂亮。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回道人”问题。

首图本共二十册，首有图一册，共一百零一幅。就在第一百

零一幅图的B面，刻有一段文字，但已湮漫不清：

贪贵……醉后恋欢情年……那里生万劫……须知先世种
来因速觉□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

回道人题

最先发现此页并发表的是刘辉先生，他根据李渔的《十二楼·归正楼》和《合锦回文传》中有“回道人评”和“回道人题赞”，认为“回道人”很可能就是李渔。并说：“我们知道，李渔曾有笠道人、觉道人的化名，但也用过回道人。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回’字系由‘吕’字衍化而来，故在小说与戏曲中，吕洞宾常常称为回道人。而李渔原名即为仙侣，故他化名回道人，更为契合。”^⑩我们认为，刘辉先生的考证是有根据，有说服力的。如果回道人确是李渔的话，则首图本当然就是清刻本，虽然它是属于崇祯本系统的一个刊刻较晚的本子。

至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首图本是内阁本的翻刻本。在翻刻时，很可能是书商为了赚钱而仓促付刻，导致图和文字都相当粗糙。内阁本的眉批也为省事而全部略去不刻了，一条不剩；正文中间的夹批也大都遭到同样的命运，仅存少数，以至于孙楷第先生误以为此书“无评语。”剩下的与内阁本共有的夹批，其刊刻的位置也都相同，很明显是翻刻时刻工照刻的。至于那些首图本所独有的评语则很可能是书商为有别于内阁本而另加的。

首图本翻刻内阁本于清初，那么内阁本刻于何时呢？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内阁本与北大本的关系。关于北大本的年代，郑振铎先生早在《谈金瓶梅词话》中就提到：“明末版（即指北本——笔者注）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

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⑪孙楷第先生，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先生，鸟居久靖先生和美国韩南教授都十分肯定地把北大本定为崇祯本。那么，内阁本到底刻于北大本之前，还是之后呢？长泽规矩也先生认为内阁本当是明天启年间的南京刻本。鸟居久靖先生也持此观点，并进而认为天理本是内阁本的修改，又是北大本的底本，则把内阁本和天理本都定为天启本了。^⑫

通过北大本与内阁本的比较，我们不认为内阁本早于北大本。首先，从书品来看，北大本刊刻清晰，排列疏朗大方，但内阁本则排列较紧凑，远不如北大本大气，清晰度也不够，似乎刻印得远不如北大本下工夫。其次，从评语来看，北大本评语完整，但内阁本虽然眉批不缺，但夹评则时有缺漏，而且经常是一连几页地大片大片的缺漏，似乎是刻工怕麻烦而有意漏刻的。如卷六第十六页至十九页A面之间，一条夹评都不见，但十九页B面之后又一条不缺。另外，从字体来看，北大本工整、漂亮，而内阁本则时有歪斜，也不如北大本漂亮，而且常常出现简体字，如“鸞”作“鸾”，“畫”作“画”，“觀”作“观”，“關”作“关”；重文也用符号来表示，如“滚滚”作“滚乚”等。可见，内阁本的刻印远不如北大本庄重，正式。但是，两本的关系又确是十分密切的，行间的圈点、评语的位置全然相同；文字出入很少，甚至错字都一样，如二十七回中“你叫我声亲达达……”，“叫”字刻成了“教”，两本一样。根据上述，我们判断北大本可能是内阁本的底本，或者两本都是根据相同的另一底本刊刻的。据此，我们认为内阁本也是刊刻于崇祯年间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明代的避讳得到一些启示。我们知道，有明一代避讳之法甚疏，只是在崇祯年间讳法稍严。崇祯本（包括北大本、天理本、内阁本和首图本）把正文中的“由”字改作“繇”字，“检”字改作“简”字，这都是为了避崇祯皇帝的讳。虽然避讳不能成为崇祯

本之确立的唯一的、绝对的根据，但至少可以作为一条辅证^⑬。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根据上述结论，以及其他资料和研究成果来推测一下崇祯本四种主要版本的刊刻次序了。日本学者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列出的先后梓行次序是：一、首图本；二、内阁本；三、天理本；四、北大本。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前已证明，首图本翻刻内阁本，内阁本又晚于北大本（也可能同时），所以，其版刻的先后次序为：北大本，内阁本、首图本。魏子云先生根据对崇祯本各本的卷帙、回目、评语刻字和字体等诸方面的对比，推断内阁本晚于天理本和北大本。同时，通过比较书影，猜想北大本可能比天理本早一些^⑭。韩南先生也从插图判断北大本早于天理本^⑮。如果魏先生和韩南先生的猜想和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崇祯本刊刻先后次序来：一、北大本，二、天理本，三、内阁本，四、首图本。这个次序可能是比较符合《金瓶梅》崇祯本流传状况的。笔者估计，除了首图本较晚以外，另三种本子都刊刻于崇祯一代，其间相差最多不过十几年，甚至可能同时出现，共同流传，对此，目前没有另外的证据。相信以后会有新材料的发现，来纠正我们的错误，或证实我们的判断。

注：

①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和鸟居久靖都称崇祯本为“明代小说本”。美国韩南教授称为“乙种本”，见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文中记录了十种版本，包括全本、残本和手抄本。

②即韩南所说“乙种本之二，”另外，乙种本之十“显为清朝初期之版本，且与乙种本之二极为相似。”

③即乙种本之三。

④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著录该本时说：“日本长泽规矩也藏本，与内阁藏本同。”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乙种本之四，‘此版有两套，其一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另一则藏于日本东洋文化

研究社，后者原由长泽规矩也教授所持有。”

⑤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著录：“题《新刻绣像金瓶梅》。……无评语。”该本有少量评语，“无评语”误。书名中漏“批评”二字。该本即乙种本之五。

⑥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根据天理本与北大本眉批的行款不同，判断为两种刻本。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也有论述。

⑦⑭见魏子云《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问题》。台湾《中国书目季刊》第二十一卷，1987年第3期。

⑧刘辉《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中著录北大本时所作的按语里，详细说明了这一特色，见刘辉著《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⑨《金瓶梅》第七回“讲了话，然后才敢去门外相看”旁，北大本无评语，首图本有旁评作“为何”，而内阁本却作“递局”。第七回“那张四在旁瞅了婆子一眼”旁，北大本无评语，首图本和内阁本均作“逼真”。

⑩见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载于《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⑪见郑振铎《西谛书话》。

⑫见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

⑬首图本虽属清刻本，也避明讳，这恰好是说明首图本来源的一条证据。很可能是刻工在翻刻时不假思索照刻下来的。

⑮见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

作者工作单位：中华书局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